

总统俱乐部



THE PRESIDENTS CLUB

Inside the World's Most Exclusive Fraternity

一部生动的现代美国总统私人关系史

独家揭秘掌握美国最高权力的“兄弟会”
展示总统们个人恩怨、拯救使命、秘密联盟和永恒的竞争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总统俱乐部

[美] 南希·吉布斯 著 贾大海 译
迈克尔·达菲 吴 颖

THE PRESIDENTS CLUB

Inside the World's Most Exclusive Fraternity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THE PRESIDENTS CLUB:INSIDE THE WORLD' S MOST EXCLUSIVE FRATERNITY

by

NANCY GIBBS AND MICHAEL DUFFY

Copyright: ©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IMON SCHUSTER,INC.

Thruoth Big Apple Agency,Inc.,Labuan,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5 Beijing Insight Books Co., 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贸核渝字(2014)第102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总统俱乐部/(美)吉布斯,(美)达菲著;贾大海,吴颖译.--重庆:重庆出版社,2015.5

书名原文:The Presidents Club

ISBN 978-7-229-09469-0

I. ①总… II. ①吉… ②达… ③贾… ④吴… III.

①总统—生平事迹—美国 IV. ①K837.1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31255号

总统俱乐部

ZONGTONG JULEBU

[美]南希·吉布斯 迈克尔·达菲 著

贾大海 吴颖 译

出版人:罗小卫

策 划:  华章同人

出版监制:陈建军

责任编辑:徐宪江

营销编辑:王丽红

责任印制:杨 宁

封面设计:熊猫布克



重庆出版集团

重庆出版社

(社标)出版

(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)

三河市利兴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010-85869375/76/77 转 810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直销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:28.5 字数:450千

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68.00元

如有印装问题,请致电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目 录

Contents

引语——总统俱乐部改变历史	001
▶ 杜鲁门和胡佛：放逐者的回归	013
1. “我还不能胜任总统这份工作”	015
2. “我们的独家工会”	032
▶ 艾森豪威尔和杜鲁门：精心追捧，痛苦分手	045
3. “新闻记者们正试图让我们不和”	047
4. “他天生就是个骗子”	063
▶ 肯尼迪和他的俱乐部：苦心学习	083
5. “一点都不知道这份工作的复杂性”	085
6. “我表现越糟，越受欢迎”	104
7. “过来喝一杯如何？”	126
▶ 约翰逊和艾森豪威尔：亲兄弟	131
8. “国家远比你更重要”	133
9. “我需要您的建议，我爱您”	141

▶ 尼克松和里根：加州男孩	157
10. “我向您承诺——我会非礼勿言”	159
▶ 约翰逊和尼克松：瓶中之蝎	181
11. “这是叛国”	183
12. “我要走了；上帝带我离开”	205
▶ 尼克松和约翰逊：兄弟情和勒索	211
13. “我要私闯进去”	213
▶ 尼克松和福特：不惜一切代价宽恕	239
14. “我得卸去负担”	241
▶ 福特和里根：家 仇	257
15. “这让我怒火中烧”	259
▶ 尼克松、福特和卡特：三个人和一场葬礼	277
16. “为什么不互称迪克、吉米和杰瑞呢？”	279
▶ 里根和尼克松：放逐者回归	289
17. “我听候您的差遣”	291
▶ 布什和尼克松：好人难做	305
18. “我确信……他觉得我懦弱”	307

▶ 布什和卡特：使者不听指示	323
19. “我当前总统的工作比做总统时还出色”	325
▶ 六位总统：总统俱乐部的黄金时代	335
20. “那家伙知道游戏是怎么玩的”	337
21. “我将派卡特前往。您认为这合适吧，不是吗？”	354
22. “比尔，我想你得承认你撒了谎”	368
▶ 小布什和克林顿：无赖和叛逆者	373
23. “他永远不会原谅我击败了他的父亲”	375
▶ 老布什和小布什：父与子	385
24. “我对你的爱无法用言语表达”	387
25. “告诉 41 和 42，43 饿了”	399
▶ 奥巴马和他的俱乐部：经验学习曲线	409
26. “我们希望你成功”	411
结 语	425
致 谢	429

引语——总统俱乐部改变历史

“你们是来聊我前几任总统的事情的吧？”在哈莱姆区办公室，比尔·克林顿向我们打招呼道。他面容瘦削，声音沙哑，在忙完一整天后，语气中带着欢迎。

天已经很晚了，外面已经黑了，又下着大雨。窗外的街道上，灯光朦胧，依然喧嚣。而在屋内，电子门由两名特工把守着，门后是一间收藏室，收藏室的地上铺着木地板和厚重地毯。西面墙上是一幅画像，画像中的丘吉尔正看过来。架子上搁着科米蛙布偶，书桌后面放着一款老式投票机，投票机上还保留着当年候选人的姓名和投票时用的操控杆。

克林顿指着书架说：“这里就是我的总统图书馆，从华盛顿到布什总统的书都有。”书架上摆满了回忆录和人物传记。在接下来的谈话中，他不仅仅讲到了亚伯拉罕·林肯和泰迪·罗斯福，还谈到了富兰克林·皮尔斯和卢瑟福·B.海耶斯。

他停留在他思念的一位总统——理查德·尼克松和他爱戴的一位总统——乔治·赫伯特·沃克·布什身上。“尼克松总统去世前一个月，给我写了封信，阐述了俄罗斯问题，内容清晰易懂，写得很好……我每年都会读一读。正是读了他的信以及乔治·布什后来给我写的一封信，我才学会，将来轮到那时，我要如何给我的继任者也写上一封。”

尼克松在信上说：“当您读到这封信时，您将就任我们的总统了……我将坚决支持您。”

窗台上放着许多照片，其中一幅是林登·约翰逊总统的签名照。这是幅40年前的老照片了，当年克林顿在得克萨斯州为约翰逊助选，获得了这幅照片作为助选奖品。克林顿端详着照片，预测说：“多年以后，历史对他的评价会更加公正。”

同样，总统们也会善待彼此。“那些曾经在白宫椭圆形总统办公室坐过的人，

会相互同情。前几天，奥巴马总统和我一起打高尔夫球，我们没有谈多少政治问题。有时候，你只需要有那么一个人，他能让你开怀一笑，或者是鼓舞你不要被坏人打倒。”克林顿回忆说，他那天实际上已经很累了，但“当我的总统召我前去时，我就去了，陪他打高尔夫，哪怕是在暴风雪中陪他打球我都乐意”。

他称奥巴马为“我的总统”，这表示，尽管两人在2008年美国大选上有过竞争，但大选后，两人的关系已经拉近了很多。本书想追踪的就是这种历程：前任总统和继任总统之间的既紧张又亲密的关系，有时候剑拔弩张，更多时候又亲密无间的关系。不管在通往白宫的路上经历过多少斗争，都不会有多大影响；一旦谁当上了总统，他们就会因各自的经历、职责、抱负和创伤而紧紧联系在一起。他们是总统俱乐部的会员，可能天各一方，却由电话、邮件和时不时的会面联系在一起。比如，2008年总统大选后，5位前总统相聚白宫，用卡特总统的话说，“他们在那里热心辅导了当选总统奥巴马，而不是对其进行说教”。

在总统俱乐部的整个历史上，它的会员从来就没超过6位。此刻，不仅仅在华盛顿和纽约，在亚特兰大、达拉斯、肯纳邦克波特镇、缅因州还有布什家里，都有总统俱乐部的分支机构。当你爬上唧喳作响的楼梯时，你会看到，楼梯边上挂满了相框，相框里的照片异常珍贵，有些照片甚至在布什的总统博物馆中都看不到。就是在这里，老布什曾带着克林顿打高尔夫、过夜和冲浪，尽管克林顿在总统大选中击败了他。从2005年他们走到一起时算起，两人就没怎么谈过政治、国际问题或战略战术，他们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友情。布什总统在一封电子邮件中曾说：“您是正确的，我们不谈这些。您也不必谈论这些。不管政治如何，您知道另一个家伙不得不做一些决定，您也很理解，而且您尊重这一点。”

总统俱乐部有它自己的会规，包括：服从在位总统、在大多数情况下保持沉默、不公开成员如何和睦相处及为彼此提供的服务内容等。1948年，当时的总统是哈里·杜鲁门，他私下里就表示过，如果艾森豪威尔决定在当年竞选总统，他愿意当他的副总统；1980年和1981年，尼克松曾秘密写信给罗纳德·里根，这些密信几乎为里根建立自己的白宫班底描绘了蓝图；2010年，卡特为奥巴马完成了任务，他也承诺不对记者公开任务内容。用克林顿的话说，“雄心壮志渐渐退去后，对你来讲，更重要的是看到好事发生在你的国家，而不是去赢得一场场论战。有时候，当你看到太阳在早上升起，你就会很高兴了。你起床后只希望好事降临……我不认为这是因为我们都变成圣人了”。

和其他众多俱乐部一样，总统俱乐部也源于乔治·华盛顿。这得感谢他一生中所做的第二个好决定。他最好的决定是同意担任总统；但之后他选择了离任，在两届总统任期结束后于1797年退休。这意味着，与其终生做美国总统，他宁可成为第一位前总统。

华盛顿所做的一切都为后来者树立了典范：领一份他并不需要的薪俸，这样后来的总统就不必要都很富有；用“总统先生”这个称谓而不是“阁下”，这样继任的总统能保持亲民；最重要的是和平让位，即便他当时仍受到无比拥戴。在那个时候，民主原则尚未经过考验，和平退位就是对民主原则的极度推崇。

华盛顿决定离任，总统俱乐部也随之而生。约翰·亚当斯就任总统后，这个总统俱乐部就是他们2人的俱乐部。面对来自法国战争的威胁，亚当斯提名华盛顿为军队总司令，直至他在第二年去世。不管私下里亚当斯有多嫉妒华盛顿，他是第一个发现前总统能起巨大作用的人。

他也不是最后一个有此观点的总统。

在之后的两百年里，俱乐部成员的数量时有涨落。亚伯拉罕·林肯时期，成员数量达到了6位。当然，部分原因是在世的前任总统中，没有哪一位成功赢得连任。此后，直到克林顿1993年就任总统后，俱乐部才再次出现了这种盛况。那时候，尼克松、福特、卡特、里根和布什都乐于辅佐克林顿。和华盛顿一样，1972年，理查德·尼克松连任总统后，他身边就没有前总统了。哈里·杜鲁门在那年圣诞节后就去世了，一个月后，林登·约翰逊也去世了。在美国历史的那个危险时期，俱乐部销声匿迹了。

总统俱乐部为什么显得那么重要呢？

首先，因为总统之间的关系很重要，而且作为公众人物，他们之间的私交尤其重要。对于总统们来说，俱乐部对总统卸任后的生活很重要，有时候甚至能给他们带来想不到的好处。前总统们移交了权力，但影响力还在；于是，他们的影响力成了现任总统权力的一部分。团结一致要比单干作用更大，所有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；因此，他们团结在一起，互相咨询、抱怨、安慰、施压、保护和救赎。

作为选民，我们会观察在任的总统，评判他们的表现，为他们的成功欢呼，在他们失败时赶他们下台。这是民主的责任。但是评判和理解不一样。而且，尽管总统的所作所为是最重要的，但他那么做完全是出于历史要求。在某种程度上，我们观察他们和前任相处的方式，从而了解他们的忠诚、竞争、相互同情和合作。

俱乐部给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总统的新窗户。

其次，因为总统这个职位很重要，俱乐部的存在是为了保护总统。他们都当过总统，都知道这个职位的权力。他们相信，不管政府其他部门多么笨手笨脚，在其他所有人都失败时，总统肯定能服务人民、保卫国家。在总统选战中，他们可以支持自己所喜欢的任何候选人；而一旦新的总统当选，大家往往就默不做声了。约翰逊曾给艾森豪威尔送了一副金袖扣，袖扣上刻着总统印章标志。他说：“您和哈里·杜鲁门一样，是唯一有资格佩戴这副袖扣的人。如果您仔细瞧这副袖扣的话，您会发现，袖扣上面并没有说自己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。”

这些关系并不只揭示了总统职位的本质，还反映了各种力量，这些力量形成了过去半个多世纪来的政治局面。在风平浪静的 20 世纪 50 年代，艾森豪威尔巩固了富兰克林·罗斯福的遗产：这位共和党人当政 8 年，但并未取消民主党“罗斯福新政”，而是有效支持了“新政”。到 1968 年时，美国内部很不团结，民主党内部林登·约翰逊和他的副总统休伯特·汉弗莱竞争激烈，与共和党理查德·尼克松发起的竞争相比，其激烈程度毫不逊色。里根和尼克松之间的漫长、复杂而冲突的关系，或者后来里根和福特之间的关系，决定了接下来两代共和党人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。同样，比尔·克林顿和巴拉克·奥巴马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，反映了民主党内部的世代斗争，在吸引中间派和右派选民方式上，很难说他们的争斗哪个更有效。

最后，俱乐部很重要，因为它成了总统权力的工具。它并没有被写入宪法，并没有在任何书籍或法规中出现过，但它并不是不重要。它是前任总统们希望建立的同盟，现任总统则希望利用这个同盟，共同抬高自身并推进自己的议程。

世界上没有哪个俱乐部能有这般作用，这不仅仅是因为俱乐部入会门槛有多高，也不仅仅是因为俱乐部成员有多少特权。尽管这个俱乐部的宗旨和本能是服务自身，但当它发挥最佳作用时，它能为总统服务，帮助他解决问题，解决国家的问题，甚至挽救生命。

现代总统俱乐部

1953 年 1 月 20 日，德怀特·艾森豪威尔举行就职典礼。台上，杜鲁门和赫伯特·胡佛打招呼，胡佛提议：“我想我们应该组建个前总统俱乐部。”

杜鲁门一拍即合：“好啊，您来当俱乐部的主席，我来当秘书。”

那个时候，总统俱乐部更是个概念，而不是实体机构。一些在位总统咨询他们的前任，但是除了分享各自事迹外，前总统能做的实在很有限，除非他们申请一份新的工作，比如像约翰·昆西·亚当斯那样成为国会议员，或者像威廉·霍华德·塔夫脱那样成为最高法院法官。1933年，卡尔文·柯立芝在去世前不久曾说过：“人们似乎认为，总统这台机器就应该运转不停，即便它已卸去了动力装置。”

但是在战后年代，总统们比过去要活得更长、影响更大，甚至在卸下权力后，他们的影响仍然存在。杜鲁门和胡佛终生是政敌，但是杜鲁门也知道，只有胡佛有经验和资格改革行政机构，从而应对核时代的挑战。通过他们的合作，杜鲁门批准国会成立胡佛委员会，并由胡佛担任主席。正是借助这个委员会，总统职位实现了史上最大的变革：权力集中，最终成立了中央情报局、国家安全委员会、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、总务管理局和统一的国防部，还有更多其他机构。

后来的每一位总统都应因此感谢他们。1957年，艾森豪威尔通过了一项国会法案，赋予总统俱乐部以正式的特权：俱乐部成员领取津贴，享有办公场所、通信权和退休金。约翰·F. 肯尼迪作为百年来最年轻的民选总统，他非常清楚俱乐部的政治作用，利用一切机会邀请他的3位前总统回白宫拍照合影；约翰逊则发现了俱乐部对个人的作用，在肯尼迪遇刺上台后，他从总统俱乐部寻求到建议和慰藉。

肯尼迪遇刺的那个晚上，约翰逊对他的老对手艾森豪威尔说：“此刻，我比以往更需要您。”艾森豪威尔立即驱车赶到华盛顿，来到总统办公室，在纸上写下了他认为约翰逊在国会紧急联席会议上要讲的话。约翰逊强化了对所有前总统的安保力度，提供直升机，甚至给他们安排电影放映师。这样，如果他们在沃尔特·里德医疗中心接受治疗时，他们就能观看白宫图书馆提供的电影。

1964年，约翰逊在总统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，杜鲁门打电话祝贺他，约翰逊像兄弟一样予以回应：“我只是想让您知道，只要我在白宫当值一天，您也就是白宫的一员。您能和我共享这里的一切。您的卧室仍然在那里等您入住，您的飞机也会随时恭候您。”一年后，艾克（艾森豪威尔昵称）为约翰逊提供了处理越战的私人建议，这个建议相当重要，以至于约翰逊对他说：“您是我所拥有的最好的参谋长。”

尼克松，这个希望自己能永远起作用的人，甚至成立了一家私人俱乐部会所，

地址就设在白宫大街对面的一座赤褐色建筑。这座建筑于1969年被政府收购，专门为前总统们服务，目前也还在使用。尼克松和他的妻子帕特组织了首次俱乐部聚会，查访了所有第一家庭在世的成员，邀请他们到白宫做客，包括卡尔文·柯立芝的儿子、格罗弗·克利夫兰的孙辈、罗斯福家族成员，以及亚当斯家族的几十位成员。在尼克松的首届任期中，他有个特别理由要打击约翰逊；他们多年的关系既有友情，又有阴谋和勒索。本书将论证的是，在很大程度上，尼克松之所以垮台，是因为他需要保护秘密，而秘密仅限于这两位俱乐部成员知晓。

在所有俱乐部成员中，在野的尼克松为自己赎罪的路最长。因此，在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后，尼克松要确保一件事，那就是要让新总统理解前总统可能会带来的巨大价值：“1968年总统大选后，我去沃尔特·里德医院看望艾森豪威尔总统。当时他曾对我说：‘我听候您的差遣。’现在我也要对您说同样的话。”

乔治·赫伯特·沃克·布什创立了俱乐部成员间的通讯方式：在通讯信封上盖上“绝密”印章，寄给他的前任总统们，并且为他们每人都准备了一部保密电话，电话可直通白宫总统办公室。

在克林顿上任时，他有5位前总统在世，他也渐渐明白，如何利用卡特和尼克松，让他们成为自己外交政策的左膀右臂，如何让福特加入总统弹劾法律辩护团队。正如他的顾问约翰·波德斯所说，克林顿知道“前总统是资产，是现任总统可以利用的资产”。

本书按照年份展开，但主线有时会发生变化，因为总统俱乐部也有它自己的生命周期；每一位总统都在他自己的总统任期里发现了它的价值，并用他自己的方式加以利用。同时，也有必要追溯历史，来了解他们间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。只有当你了解艾森豪威尔还是军人时和杜鲁门的合作，你才能理解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的仇恨。里根和尼克松的关系不是在1980年里根当选时开始的，而是在1947年就开始了。当时尼克松刚成为共和党国会议员，在调查好莱坞中的共产主义问题时，他和里根的关系就开始了；他们的信件来往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。当然，布什家族的故事早在43年前就已开始，那时老布什还没有成为美国总统。

哪一天谁会加入他们的俱乐部，对这个问题，总统们自然有强烈的兴趣。这尤其是因为他们控制不了让谁加入。他们就好比伯乐和保镖，通过验证众人的誓言，来看谁有条件成为他们中的一员。总统俱乐部历史悠久，但未来的总统在其演变中也起着作用，因此有时候也需要讲一下那些故事。

维系的纽带

约翰·F.肯尼迪上任两年后承认：“没有人能为出任总统做好充分准备。”因为没有任何建议、任何手册可以拿来参考，而且每一位总统当选后都决心翻开新的一页。肯尼迪迫不及待摆脱艾克的军事管理风格，用一种更灵活和积极的方式取而代之。正如肯尼迪的顾问克拉克·克利福德所说：“他们都那么做，就好像历史应从他们重新开始一样。”福特采取了激进的方式，他明确表明尼克松的黑暗时期已经结束，用他妻子的话说，就好比是做了乳房切除手术一样。克林顿想要证明自己不是第2位吉米·卡特；乔治·W.布什则不想成为克林顿；巴拉克·奥巴马也不想成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位。在总统俱乐部起作用前，他们所有人都得学会他们必须学会的东西。但是最终，他们都发现自己需要帮助。老布什认为：“当你第一次收到每日情报简报时，那种联系就开始了。当我们决定竞选总统时，我们都了解这份工作的重要性。至少我们认为我们知道。但是在你收到第一份简报之前，你不可能充分理解总统的责任。”

据一位曾服务过3位总统的高级顾问回忆，当这些既有才又自信的人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时，他们就会立即获得启示。他说：“当你上任后，你会发现一切都和你预期的、曾经信仰的或有人告诉你的不一样，事情要更复杂得多。你的第一反应是：我被人坑了。第二反应是：我得换种方式思考。第三反应是：或许他们是对的。不久他们就会问，这一切我要说给谁听呢？”

艾森豪威尔曾说，总统面对的问题是“折磨灵魂的……当战士独自出现在战争的硝烟、呐喊和恐惧中时，赤裸裸的战场有时就好比总统的孤独处境。一个人必须认真地、慎重地、虔诚地思考每一个论点、每一条建议、每一种预测、每一个可替代的方法、每一个可能由他的行为导致的后果，然后——完全孤独地——做出自己的决定”。

完全孤独——因为当一位新总统需要盟友时，他的信任圈子就会缩小。没有人会像他家人那样对待他，没有人会像他的前任总统们那样了解事情是怎么样的。杜鲁门成为总统时，众议院议长萨姆·雷伯恩曾警告他：“为了见你一面，溜须拍马的人可能会愿意在雨中待上一个星期，会像对待国王一样对待你。他们会走到你身边，对你说你是世上最伟大的人，但是你知道，我

也知道，你不是。”

总统所说的每句话，即使是对他的内部圈子所说的话，都会被分析、解读、执行；即使是问题，都会被当作决定。因此他得自我训练：不做空头评论，不自言自语，变得越来越谨慎；他担心人们只汇报他们认为他想听的。用肯尼迪的话说，“总统这个职位，不是个结交新朋友的好职位”。他和他的兄弟鲍比时常会想，也许他们在将来可能会写一本书，书名就叫《总统职位的毒药》。

但是，他们不能讨论这个毒药；你怎能抱怨你费尽千辛万苦获得的负担呢？托马斯·杰斐逊就把当总统比作一种“华丽的痛苦”。他们面对的只是艰难抉择和高风险：总统办公桌上绝不会有容易的决定。当人们嘲笑艾森豪威尔花了太多时间打高尔夫时，那时还没成为艾森豪威尔朋友的杜鲁门曾为他辩护道：“我确信，即便在高尔夫球场上，总统所面临的问题也伴随着他……伴随到他可能去的任何地方。”但是，自从他们都开始打高尔夫，他们团结在更衣室里时，他们就显得“非常勇敢”了，他们并没有一直当旁观者。

如果有俱乐部宣言的话，宣言就像是泰迪·罗斯福的指责，抨击那些纸上谈兵的将军和自以为是的权威。他说：“重要的不是批评家，不是那些指出强者犯了什么错误的人。荣誉只属于那些竞技场内的人，他们的脸上满是汗水、尘土和鲜血；他们英勇地战斗；他们一次次犯错和失败……但如果他们取胜的话，他们知道自己的成就会有多伟大；如果他们失败了，至少他们勇敢地进行了尝试。”

那也解释了总统俱乐部的一般规则。他们拒绝批评他们的继任者，因为总统是根据情报来行动，根据情报来承担责任，而外人并不完全了解情况。1962年初，肯尼迪对历史学家戴维·赫伯特·唐纳德说：“对于还没坐到椅子上研究桌上的邮件和信息并做决定的总统而言，没有人有权利给他们打分，即便是对可怜的詹姆斯·布坎南总统也一样。”在参加完肯尼迪的葬礼后，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一起喝了咖啡。关于为什么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总统们为何做出那些决定，他们认为：

“因为只有我们知道我们做过什么。”杜鲁门说。

“不错。”艾森豪威尔回答。

于是，出乎所有人意料，他们开始了交流。在美国宣布封锁古巴的那个早上，肯尼迪曾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，封锁古巴曾为核战争提供了合理理由。那种感觉是怎样的，世上只有另一个活着的人知道。艾森豪威尔对他说：“不管您觉得您不得不做什么，我肯定……尽我全力支持您。”两年后，约翰逊上任时，他邀请

艾森豪威尔去白宫，但又不能让外界知道，于是他让艾森豪威尔说谎，从而掩饰他去华盛顿的真正目的，这样他就能到白宫，并给约翰逊一些非常需要的指导，甚至是一起过周末。而克林顿则会给尼克松打电话，让对方了解他的每日安排，包括他什么时候起床、什么时候锻炼、工作多长时间等等，通过这样做来验证这对总统来说是否正常。尼克松去世后，克林顿说，那种感觉就像是失去了自己的母亲：“就在今天，我碰到一个问题，我对我的下属说，‘我真希望我能拿起电话打给理查德·尼克松，问问他有什么想法。’”

当他们不能交谈时，他们互相研究彼此。每一位总统在当选时，他们都会许诺为美国带来新的未来、新政和新境界。但是，他们也继承了前任的成功和失败。卡特说：“福特总统在任时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影响着我的每一天。甚至，30年前，哈里·杜鲁门总统做的决定也在影响着我的每一天。”尼克松甚至对他的诸多前任总统的各种细枝末节了如指掌：谁服用安眠药、谁有痔疮。奥巴马问里根的团队，他如何才能集中精力应付重点问题，而不受琐事牵绊——以及当他沮丧时如何不让公众看出来。这些人曾经在同样的办公桌上工作过、同样的床上睡过、同一面镜子前剃过胡须、同样的后院抚养过孩子。当他们回访白宫时，他们会看看新主人做了什么新装修。但是他们都知道，事实上，这个人并没有改变总统职位，只是用了另一种方式生活。

2004年，乔治·W·布什在成功连任几周后，坐在白宫椭圆形总统办公室里的圣诞树旁，一脸镇定神情。这位总统刚刚赢得了连任，尽管选战很不受欢迎，经济堪忧，公众对很多事情尤其是对他的态度充满矛盾。他被问起，在他做了几年总统后，他对他的前任总统的评价是更高还是更低了。

“你是说我的那些前任总统吗？真有趣。”然后，他毫不犹豫地说，“对他们所有人的评价更高了。”

为什么？因为“我更理解他们曾经的经历了”。

他对克林顿的评价也更高了。他和克林顿一起构成了下一个俱乐部同盟。杜鲁门就曾说过：“没有什么谈话能比曾经政敌间的谈话更亲密了。”一位曾经为克林顿和布什都工作过的官员说，正是战争和丑闻带来的创伤让这对天敌成了朋友。这两个人“都经历过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，而且他们都因此受到了创伤，因此他们都要问自己，如何才能在生命中找到平静。我已经经历过痛苦；或许和一位曾有过相似经历的人的友谊能带我到另一个境界去；它让我超脱往事，去到新的地

方。这只是寻求平静的一种方式。但是我不能在一般人中找到这份平静，因为很少有人和我有过相似经历”。

或者正如吉米·卡特所说：“我们总是有悲伤。”

另一种秘密服务

总统俱乐部也有自己的行动职能，它的作用依赖于总统的需求和前任总统的技巧。1946年，杜鲁门派胡佛在57天内到22个国家预防战后人道主义危机。当里根到苏联访问时，他和尼克松一起评估米哈伊尔·戈尔巴乔夫的真实意图。第41任总统布什邀请福特和卡特监察1989年巴拿马大选。奥巴马派克林顿去朝鲜解救两位被逮捕的美国记者。

这些任务的风险可能很高。老布什总统的顾问布伦特·斯考克罗夫特评论前任总统们时说：“他们拥有某种权力，因为他们的身份与众不同。但是，要利用他们，这很危险，因为他们可能自以为知道得要比我们多，这一点既合情又合理。”经证明，总统俱乐部的一些成员既很有作用，又很令人气愤。比如，1994年，卡特受克林顿之托去朝鲜执行任务，他的任务很明确：送信，并带回关于金正日核计划的情报。然而，他却以中间人的身份达成了一项协议，阻止了危机。他甚至在CNN电视台上公开了这个危机。白宫官员聚集在白宫西翼的电视前，不想再控制他们的愤怒；一位内阁成员甚至直言不讳，称卡特为“叛徒”。

卡特想重温权力梦，认为自己身份不一般，能够提供帮助，这并不足为奇。很多人离任后的议程要比他们在任时的议程要复杂得多，这可以从他们所写的书中看出来，从他们领导的基金会中看出来，也能从他们所提供的建议之中看出来。就是在这样的严酷考验中，总统俱乐部完成了它最出色以及最糟糕的工作。在位的总统给他们光环、信件和飞机；他们既为国家服务，又为自己服务。尼克松在下台多年后曾这样说：“那些曾经拥有能力和权力来影响事件进程的总统中，没有哪位会满足于不参与其中。”

因此，不管在位总统是否邀请他们，他们都会让自己置身其中。1976年，尼克松向福特许诺他将在他眼前消失，但他却在那年的新罕布什尔州总统初选中中期访问了中国。卡特和福特向乔治·布什提交了提高税收的提案，而就在几周前赢得大选时，布什还承诺不提高税收。卡特秘密游说联合国安理会反对海湾战争，

布什对此也并不欣赏。有时候，前任总统最好销声匿迹。

这是总统俱乐部永恒的张力：修复坏名声是它的一项关键任务。如果前总统，如尼克松和卡特，以牺牲在任总统利益的代价修复自身名誉时，冲突就发生了。但是总统俱乐部成员更多时候是齐心协力的，而不是互相冲撞。他们会在总统图书馆成立的致辞中为彼此唱赞歌。他们在悼念中也极尽颂扬之辞。他们团结在一起，粉饰他们记录上的污点。

在比尔·克林顿时期，“美国经历了历史上最长的和平时期和最突出的经济繁荣”。他因为和“白宫女实习生的轻率之举”而陷入麻烦之中，但“他能因自己的行为向全国人民道歉，并且凭借自己总统任期上的表现继续享有史无前例的支持率”。乔治·W. 布什“为每位纳税人减税……建立现代化的医疗保险制度……增强美国的军队……建立同盟推翻威胁美国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暴力政权；将 5000 万人从暴政中解救出来”。

你可以把修复名誉看成纯粹的自私自利行为，因为他们都在力争赢得历史的垂青。他们或许还会捍卫彼此，但不是出于同情或爱，而是因为总统俱乐部的作用就是保护总统职位本身。这个作用让他们的建议更敏锐，大部分时候确保让他们保持沉默，因为在未来某天，他们可能也需要得到宽恕。这就像是影子特工，为一个职位的权力保驾护航，这个职位的成员都一致认为，今天的美国比以往更需要这样做。有时候，继承光荣遗产能支撑机构的运行，于是像杜鲁门这样的在位时饱受诟病的总统，在往事回顾中却能得到无比尊敬，这对所有人都有好处。总统俱乐部成员不想让总统看起来很糟糕，不管谁当总统都是如此。

但是，总统俱乐部最秘密的协作并不在于干预谁有资格成为总统，而是在于捍卫总统职位本身。1960 年，史上结果最接近的一次总统大选后，胡佛和艾森豪威尔都悄悄告诉尼克松不要对结果有争议，尽管当时谣言四起，称芝加哥周围地区的投票机器从 43 位选民那里登记了 121 张选票。这不是因为他们想看到肯尼迪入主白宫，而是为了保护总统职位免受合法性危机的伤害。胡佛对尼克松说：“我想，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所面临的麻烦已经够多了。我们需要国家看起来很团结，这非常关键。”当肯尼迪和约翰逊因外交决策而受到攻击时，艾森豪威尔瞪着他的共和党人说，在危机时刻，“善良的美国人民只有一件事可做，那就是支持他们的总统。”福特原谅了尼克松，因为他归还了总统职位并让国家继续前进；虽